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二

書後題跋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至劉向典校經籍

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
融並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學官末
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劭自云於京師得
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
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
哉今　上念士敝於俗學閔焉以經術造之命辟
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徽題其
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覩記無復
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

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湮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　上動遵祖憲嚴奉兩宮孝治之風光於四海亹亹乎嚮無恩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顧臣如爝火焉詎足以庚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自竭也註疏幾卷總若千萬言上之　御府以待

制誥頒焉謹跋

、書曲洧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公以效自守不幾於老子申韓同傳也哉公自為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

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焂形

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

自可見恨姦檜當軸不得如子卿圖形麟閣而僅

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

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

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浙鄭舊詩一卷

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鼎眞論

佛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般若不可名不可名

卽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黃面老子說般若至六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非實未獲魚兔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徒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爲客部時應接旁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謹

如其爲人卽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眞意滿紙不爲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之使人廩廩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箜篌不有妙指誰發妙音觀者卽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偶以仁義功利岐爲二塗不知卽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爲義哉桑弘羊嘗爲武帝兵興爲三法以實

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輸官者令各輸土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既便官有餘利亦善法也至筦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眞不益賦而用饒柰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國桑大夫葢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稽

苐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爲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牘令余題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業相規勸不爲近世諛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卽此而蓮坪公之爲人何如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爲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菴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 爲集義以知識爲良知以推致爲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覩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爕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項用卿出千文眞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辨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爲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取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惟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

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靈山令伯賢子
増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
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
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
眞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
處輙以片紙記之甫二歳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
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

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黄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茅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嘗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黄勉之增若干首吾鄉

沈道初先生寘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
雜文若干首譬之哀虬龍之片甲集栴檀之寸枝
總爲奇香異采不可弃也輯成今刻之而以校事
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
一大變也弃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
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即謝
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
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躓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
於藻麗者情洇康樂雕刻組綴竝擅工奇而不

三骸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敘點綴之詞則敷敘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蕖初日惠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郤步非此故歟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塵矣遠使之規跡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弘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迨其下也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碩而茀繁其枝欲其有可飧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而不知其

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

故於校讐既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往營三殿采木之役命藩臣王重光董之事甫竣

而卒於蜀　肅皇帝閔其以劬勤事贈官諭祭哀

榮備至萬曆甲午配劉淑人歿將啓重光賜墓而

窆焉　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嗣孫象乾既

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之

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

璽書之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
遭際兩朝綸音再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
莊助且載之史册以爲美談況我　二聖睿文炳
煥經緯圖書而重光夫婦其名行在奎璧光芒之
中并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
述　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輙因
象乾之請恭書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
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光以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
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盡乏人而不槩遷固之筆雖其人材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著未工而托字畫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迨今冠冕蟬聯名德輩出爲海内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

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
令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
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幷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
如心爲陳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間有
殘闕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
家其遺蹟見者欲叱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
平平耳至今人再拜聳觀如寶玉大弓謫玩不忍

釋手乃知夫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宣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一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死空坑亂兵第三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邪民章招集敗亡詣行

府會於潮陽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
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真記當
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祔於義始備夫
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
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劘而風厲之也噫孰謂
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
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讎厥

誦此經因疑生悟者寧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益大壞矣存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尚其勉之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搆亭于玆有鳩來巢今如干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

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所知已

題陳純甫鴳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鴳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輙跡而超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而未知其際也君也爲之鴳孰能爲之鵬雖然此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卽翱翔蓬蒿之間奚異摶扶

觭羊角而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僬僥諍人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孰小孰大鵬之非鴳而鴳之非鵬也傳云鴳不木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卽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榱桷悉據準繩臨如雙鵠摩空翩翻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玅於書者已儻但

步趨古人而略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好未免奴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期合轍終乃舍筏雖其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其間令讀之者亹亹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

書葛萬悅制義

一技所得雖以秇自列然必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輪者受之詎可以輙跡求哉側參

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為工今夫拳墨設色摹形取類皆按物得之豈知妙悟者索之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疎澹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已萬悅之於義苐得其形似巳邪余觀其手容骨法間所為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
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
與兩紙王書不易緣此言之寔嵇之手跡特懷琳
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
草書登品者八人僭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
非過論唐人雙鉤下眞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
會四明王生以廓塡櫝塲因命爲一本一自隨一
遺無功開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頽然天放龍章
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題鄧寒松詩卷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𤣥𤣥矣而一遇獄吏輙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詿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翰遒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凜凜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既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顔此其胸懷磊落當談笑死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既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并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羮墻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

以公之爲人而未盡食其報其後之焜煌始未艾云

又

古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才之難全久矣薛仁貴韋孝寛經術詞筆上下古今不一再見余觀寒松公墨蹟翩翩雋爽出姿態於矩矱之中譬之良馬春原蹀躞自賞不至作款段委頽之步豈不稱兼材哉戸部君裝爲一卷時以自隨此殆鄧氏之弓冶而非尋常詞翰埒也尚永寶之

跋甲申十同年圖

國朝人材之盛莫踰于　泰陵始彷彿都俞吁咈之風非獨近世所罕見而已正德之末國統幾墜而猶賴數公以維持之甚哉國之不可無君子也此十人中忠宣文正恭簡莊懿文肅爲尤著而世或以文正之不能去爲訴病不知大臣潔身易體國難文正之透迤其自靖無愧於諸公而功不啻有什百焉者此豈尋常局曲之士所能及哉泌陽事行士大夫所不道其裔孫辯晰縷縷顧無能信

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者邪抑天下之惡皆歸之者邪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持以見示恍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于定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而未艾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山珍海錯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何者以山珍海錯可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

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者失則愚鄙弗知於日用者失則鑿愚者昧道未爲害也而惟鑿爲可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楊子雲論聖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無遠故也故子雲不知道噫安得知遠之近微之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其大端耳書病至衆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

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趍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繇見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遒勁有初唐虞薛風與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保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干㚘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洪武初以京兆學爲辟雍景濂先生過訪鄉人張

孟兼因爲免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履正見之請刻石黌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檜辱而名賢一加品題輒令人憮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此張君揭之首善之地殆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重也觀者尚相與繹思之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鵲起世擅雕龍有集
太傅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
篇所謂蘭玉集是已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
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有秘書禮部二集
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内之秘班斿禁
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雋四始之
芳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
組即不雨之雲密而未抒然旣成之韶變而彌雅
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體䀹彼子山之悲哀屈平

之怨刺雖不遇之所興覺自待之未厚矣王筠嘗自謂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粗有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聞僧虔誡子書可考也然則秘書殆埒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之摛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言者托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應律合即盡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

哉友人王赤岡氏耽玩秇文錯綜今古乃取昭
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
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
世之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
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捃摭殆亦類此宋人好爲
嚴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容齋博雅名
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攙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
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
亦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脩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剛易之此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數十百家皆言以破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者多矣夫即心相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即辨知而無能所辨知豈實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衆生自心常寂妄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清淨海中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猶爲說夢秋潭居士閔焉乃於

無法可說中橫說竪說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功有奪事之能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也陳了翁謂年過五十即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屨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絶壁巉巖
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旴江而其風尚懸絶如
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
向靡從旣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
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
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旣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
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
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

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爲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皆高歡避暑宫氷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延熹字爲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爲古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隷此其類也末二字爲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

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畧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黄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黄庭也然陶隱居論書最夥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爲第一當是右軍自有别書特非換鵞經耳世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僅具點畫而少氣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踼掘土得玆石瑩絜如玉筆意宛然眞數百年物也一石盖巳損世代雖莫

考而决爲宋以前之刻無疑黄長睿云若無滕檗

縱傳授有據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

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目政不以耳食爲貴也廿

爲金陵仕族御史霖殁遜國之難評事觀別駕節

先後以甲乙科起家賜亦文雅精篆籀說者謂此

石爲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尉南王先生所造先

生於公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峯

拳不能忘讀其言可一倡而三歎也唐初去晉未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懷仁會稡爲序時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陽信本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略二十有三種獨四三帖在耳中丞鳩集成文遒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四面削成之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余觀史敘信本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唐銀

者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行皇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掊擊六一考校非長而持論不無逗漏乃知昔人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各有定位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無之而非我無之而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輟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日用

飲食又豈有作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廈中日向他人尋覓住處又如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古先生名爲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有言全體見前猶希玅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徜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人不具足又何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袁先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倚高岸先登歎小孤之未濟時一過而存乎眞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

漫書數言以志別緒亭州有卓吾先生在焉試一往訊之其有以開予也夫

書董子誠卷

子誠自水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學時而覺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下時而提起放下則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自性不必貴覺照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奚爲苦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妙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

妄爲取舍強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者笑之矣從來門中自有向上一着子誠眞有意於斯墻壁瓦礫能談無上玅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志矣余與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衆生法余不許再見言無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法余亦不許子張憮然如有失也余語之曰人心之玅囊括太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

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
即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訶之爲默照邪禪是
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寶有可挨排有
可着手輙生驩悅不知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
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玄沙訶之爲
昭昭靈靈的禪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辨香
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傅大士
未嘗不曰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
不少因此一片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

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
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學者於口耳俱喪
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說
無爲眞空說有爲玅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
實證此理若靠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
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死流浪展轉不休於所謂
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脚跟旣未點地一切談
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入不免任他播弄
受他籠罩久久入于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唾鄙懵

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劒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删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阿羅漢華言無生也蓋諸漏盡無復煩惱一性圓具多神變永解死生之紲不受後有之身非出世智人造化不能制者安能於欲流中逆舟尋源得大自在如此耶此十六尊者瞻其相好令人有超世出塵之想況汝餘雅承家學明窻淨几時一展玩之亦熏脩之一助也

書李君煥卷

君煥從羅先生遊先生書深造自得語勉之君煥

過余而問曰君子之深造也非以造道耶其自得之也非以得道耶余曰道不孤起緣心境生心相無端道將安寄是以深造之際造無可造更奚置其淺深自得之時自本無形復何容其得喪蓋一理虛玄玅絕蹊徑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措其知巧者無以象其形辯者無以容其口學者能言下知歸當處便寂斯無造即為深造無得乃為真得苟其以能知為造理認情識為自心捏目生華迷頭覓影種種之塗成窒空空之間彌遠何以

弘持法器遠紹宗風君煥蓋有意於余也然不適
多言謬爲决擇君煥其思之

題維摩畫像

我觀維摩經所說不二法門三十二維摩默然無
言說三十二人義皆墮一語一嘿分取捨則語與
嘿復成二如來三藏十二部不離舌根轉法輪言
說如空無所依衆生執著自生病茍其執著而不
化嘿然復入斷滅見刹那自悟圓明性嘿然與語
無差別不離當處常湛然何煩斷取須彌界我今

稽首說偈言盡未來世衆生相一彈指洗千刼障
同證玅明寂滅海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此卷周憲王永樂初手摹定武諸本幷龍眠圖而
刻之者也王心嗜法書投筆皆應繩矩而圖之位
置經營尤特雅緻當時深自閟惜故士大夫鮮得
之見於格古論可攷也萬曆壬辰余奉璽册封頫
川沈丘二郡王時周王相接甚恭濵行余郤其餽
王固語余曰一二文史刻自先代其毋辭余乃取

東書堂帖及此卷以歸久之念張君蘊甫工於八法因輟以畀之夫定武原以唐摹入石此則轉相規放之書家出沒飛動神會意得之趣矣而側掠努趯猶有古之遺法詎可忽諸學者一波撇間未知置筆處而欲輕論昔人是未覩驪黃而遽言天下之馬也

題小山玄賞

巨源擅海岱之秀爲寧城之裔婆娑丘壑錯綜今古一時學士大夫楙酒過從題贈盈卷侍史彙而

葺之命曰小山玄賞一日持以示余夫神明之胄
食租衣稅孰不以徵行出飲爲寄歡以擊筑彈碁
爲豪舉以彼沈酣於貴富約結於典制詎無復之
耳頊灌甫父子以經術名鬱儀兄弟以博雅著以
至游蓼飲河繡楊春草靡不玉振金聲塤鳴篪應
匪惟家寶抑稱國華已獨巨源於詞翰之暇脩竺
乾之業堆案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入門者半赤髭
白足之侶雖遺民淨社常參許飲之賓維摩丈室
不乏散花之女而其意固已遠矣是編乃賦乃文

亦玄亦史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式與汝歌非阿所好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有不知巨源者當執此以求之

讀莊子七則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秕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擿而

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趍繫表而吾所挾者
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
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
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
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
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
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
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

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求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

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訓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巳之意而巳則豈必其事之眞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氐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巳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敎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

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之

篇合而讀之眞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

首載御冠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

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肴邪大氐莊書

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

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閼

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鳬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

有三漢書秇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

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

注者以意去取獨内篇衆家弁同參以此說予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閼奕游鳧諸篇今不有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遥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刖者不自爲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乗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蘧然覺下有發然汗

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鼇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淰雄漂淰不及簞筵簞筵乃入于漻天一在有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删脩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知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

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淩雲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

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

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剣也釁蚩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

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劒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氐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　四十九首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臯夔旦奭代爲屬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贍於辭學至與寒畯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　聖祖投戈講藝間有擬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竊伏而讀之亹亹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

其不盡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
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嗟乎此非
眞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
然蹟其震越渾鍠魁奇碩大雖以凌跨百代而軼
駕三王其何讓之有　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
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禀指授私家之紀載
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咸綴末簡以資憲
章

經部

易

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瀍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瓞爲術數之流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而巳葢嘗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則水出木生而某水某木可知巳六爻則其派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

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今古所同顧承學左祖王氏者為多繇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管蠡可測析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蓋左右二史分職之秦置尚書禁中通章奏漢詔命在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以名官七略曰尚書直言也而以為上古之

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即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茀廢近吳幼清叙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靡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殺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

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掇拾於故老者盡亂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道志率無所擇至攷其入樂自邶迄豳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

巢射之奏騶虞采蘋靡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益明已竊嘗論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

與耳食何異今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
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
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處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
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
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氐左
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覈公穀傳
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

殘守陋往往主傳而實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善乎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並列於篇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

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劉沅州人見一統志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

没夫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秇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賈公大司樂章旣見于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于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

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覩禮樂崩壞痛爲悅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闇與音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攺鑄鐘磬冀還之古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于用亦甚適巳泥者必指廟樂鑄鐘鑄磬爲正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

是欲反盃盂于俎豆更榻桉爲簞席亦何益哉藉

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慆濫靡曼而一歸

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備

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

書爲河間顏芝之所蔵漢除挾書律芝之子貞始出之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

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

十八章爲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爲正義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爲曾子之門人記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砥行之卓範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庭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亹亹乎無

弗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何晏之流爲注疏者數十家近代疏解至不可殫述蠡測管闚時有所中不可弗廢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

文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爲甄別孝文時與論語
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去趙宋
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
孔孟不能爲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閎深疑爲
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秇而已唐定注疏始爲十三
經宋改九經　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

不立而以四子五經　制詔頒行之蓋不欲以脫
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厥意美矣漢
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號稱獨盛我　朝
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　聖
祖親相指授作爲成書書傳會選春秋本末至永樂中又悉
爲大全播於黌序念北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
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奮興於學者非夫也故諸
經著述日新且盛今與前籍旣部分之而貫穿群
言離於離析者別爲總解以附此篇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秇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秇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㶕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

有筭數之學蓋古昔六秇乘其虛明肆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疎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畧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嬴秦史職放絕漢興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爲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況遷既收功于商穀固仍丐馥于逵歆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鉤深故府囊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稊文原無史部但以列于春秋近世史籍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家之言難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敘而綴之以備

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不無煩複故蕭穎士謂子長創爲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氏依經爲傳而國語一書國别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

此矣荀悅袁宏干寶褚裒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通鑑一編通群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津涉九流鈐鍵六秇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潭奥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並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之林焉

霸史

孔子卜陽豫之封刳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

事以達于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內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于周而論次史記其采摭者弘已後世史學中絕唯一統之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于群雄割據多未暇皇簒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臣定之偉略制馭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往往有之通人達士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霸史

雜史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作冀以信已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遷不廢群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體製不醇根據疎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𥳑前之曆置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稡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鈌宜夫執簡而書盡聮擴實借箸之筴無不目覩而來𩛙于此乃有三歎焉謂等臣密晝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諏波訪勅編刋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會要列於故事三者舊自爲部今合爲一而先

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尚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為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救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

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精審斯其㫾置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

皆其類也但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蓋多有之特删其存而可觀者爲職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斂民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丹青衆言憑几以睇四時物色慘舒榮槁粲然如將接之而其宏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

史類入農家顧諸籍鱗次非專爲農設今特立歲時一條從中興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乎顧自養之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彌甚於是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罹歲凶卒無療於饑渇則何益矣昔醇人未漓情耆跡寡奉生贍已差不爲勞一夫耕則餘餐委室匹婦織而兼衣被體鷄犬

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羡者乎在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誡具存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嘆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

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卽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與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叙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傅著於篇

瀍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

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還官府儻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令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與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即高僧列僊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皎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旁摻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

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

蜀地紀一人之事外此若小說家

與此二者易溷而實不同當辨之

地里

古郡國計書上於蘭臺蓋地志之屬往往在焉尚

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

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産辨貢賦六卿

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

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壤地變改劉向始

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頴川朱贛條其風俗

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摯虞畿服經至百

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篹述卽未必成一家之體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衺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蒙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

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冑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昬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畯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

公靡常産士無舊德冠冕輿阜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恪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藤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旣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

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殽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爲糾謬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蓋其幷包兼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硜硜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荀卿氏有言儒

耨耕不如農夫斵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譚
詞薦樽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
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
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葢九流
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史
遷敘諸家儒者才居其一彼未得其眞而即所覩
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
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敘
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

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黄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黄冠獨言經典科教盡不唯清靜之旨趣懵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

謬乎夫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
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
中而南面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長生哉然以彼
翛然玄覽獨立垢棼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八極
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昧者至棄本逐末誕欺
迂怪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
識彈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教典獨
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覩
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刪次之如右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氐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幷其神聖之法而盗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

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
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
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内響而王者巍然開明堂
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眡之遏糴曲
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
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宫梵筴殆徧天下不
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而删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

聖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踈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大觳而難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為巳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軼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蠭起皆率其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淼各奮其私智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游衡委馭四牡橫犇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況謂之名蓋古者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覈其名實御衆課功反上浮淫而詘功實難以爲國矣晉魯勝曰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僕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為蓋謂言有其道也前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偶儻以全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哉乃蘇張雎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靡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用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盡實錄附於縱横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隹聚木上亦其義也

人情美繡而惡襍顧繪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譬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俶詭并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與也葢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惑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罔雖昆蟲水草櫨梨橘柚縮脣瀌齒日陳於其前恃以養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産復其産復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無二心卽軒轅凡遂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内而瀉鹵瘠空西北爲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霪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臯隰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呰窳偷惰而教率之者疏耳古有農官顓董其役而田野不闢則有讓播殖

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蹵巳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壇萬變檮起嵬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之菅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

葢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
時將軍羽林棓槍旗弧騎官陳車鈇鉞積卒靡不
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尚已葢木
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
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矣然
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伎巧者習手
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離合背鄉

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鋒刃而無尾解之心
則壹禀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神
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
時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
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
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羸縮圜角
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違天

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焉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
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
等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歷數家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
策元授時以晷景三者之中晷景爲近而其久也
類不能無忒則隨時刊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
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歎爲至言顧必有
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如班氏所稱乃足

任之有虞羲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歷介於卜祝之間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其在周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歷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蓍備天地六子之象泊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占者以此明吉凶

徵得喪惡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興非盡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壬遁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奇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叙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管輅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第發篋書皆世所常有嘆曰世患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寔王

管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脉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虗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六塵伐性七竇移情衛生戲攝機速屢瘥求緩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盡廢耶第方匪對症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醫非虗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衆今稍稍次之爲

醫家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

其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其說靡矣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禀全懿而偏長小枝足以當緩急而御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贖也史有枝術篇今甄列如前儻所稱猶賢於已者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

蓋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众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叢雜乃爲別出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謚法演繁孝史乾道翰苑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復列云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扆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稟洊雷肆赦而春日同温敕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敕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稱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綍考覽者不

能發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面伊周書誥已爲簡廣迨世益下廉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愫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

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蠡辭則何觀漢志稅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待具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

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
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郎舞
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
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
吟諷廻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
因之至今衆士慕尚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
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於筆札

金璧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闡道濟時者蓋閒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摯虞若其支辨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

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盡雅馴可觀葢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此篇